

娼

祸

青楼，相传创自战国时代的管仲。到民国年间娼妓业已颇具规模。北京的八大胡同、上海的平康里、开封的第四巷、昆明的新城铺……当时大大小小的城镇几乎都有着麇集的妓院，『清吟小班』、『书寓』、『特察里』形形色色遮羞布掩盖着的，其实就是花街柳巷。

妓院古称勾栏，又曰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娼

主 编 文 芳

百祸民生系列丛书

祸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娼祸/文芳主编. -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4.1
(百祸民生系列丛书)
ISBN 7-5034-1435-9

I. 娼… II. 文… III. 娼妓—社会问题—史料—中国—近代 IV. D693.9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4685 号

《百祸民生系列丛书》

娼 祸

责任编辑:张馨

封面设计:杨飞羊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装: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 邮编:102600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5.625 字数:351 千字

印 数:5000 册

版 次: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:230.00 元(全 10 卷) (本册定价:23.00 元)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

有一首诗写道：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工作室中随意捏弄的软泥/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合身而又会变色的彩衣/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刀剑、甲冑、堡垒/也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可能为正、可能为负的数字游戏。历史是这样的吗？不！历史是有灵性、有尊严的，历史是人，人是历史，历史是人的良师和益友。纵然这些年来戏说历史风情万种，但我们对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却情有独钟。这是隆重推出的“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”书系，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，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的特色，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，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，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，从敌、我、友各方的独特视角，荟萃世间百态，解读人世沧桑，记述了从封闭落后、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。这是一套由多套丛书组成的了解中国百年历史的别开生面的书系。

目 录

妓院古称勾栏，又曰青楼，相传创自战国时代的管仲。到民国年间，娼妓业已颇具规模。北京的八大胡同、上海的平康里、开封的第四巷、昆明的新城铺……当时的大大小的城镇几乎都有着麇集的妓院，“清吟小班”、“书寓”、“特察里”……形形色色遮羞布掩盖着的，其实就是花街柳巷。

旧北京的八大胡同·····	阿 南 (3)
旧上海庞大的娼妓队伍·····	平襟亚 (13)
民初上海娼妓一瞥·····	谢吾义 (29)
涉迹旧成都的花业·····	白景纯 (34)
旧西安的花街柳巷·····	闻人王波 (49)
旧长沙的娼妓纪实·····	曾宪枚 (68)
旧洛阳娼妓业的极盛时期·····	李西法 (79)
旧安庆的明娼暗妓·····	徐锦文 (93)
旧云南的娼妓·····	龙子敏 (104)

淫业，作为三百六十行下九流中之一行，也有森严的等级、繁复的清规戒律、训练管理妓女的方法、拉人下水敲诈钱财的手段。高档妓女站、坐、行都有诸多的禁忌，甚至有一套模式的套话。对嫖客也有不少要求，如想在一个头等妓女处留宿，繁文缛节，远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。亲历者的所见所闻，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其间重重黑幕。

北京娼妓与北洋政府	张文钧 (117)
北京清吟小班之内幕	张文钧 (151)
沦陷时期北京清吟小班之兴衰	张文钧 (205)
广州风月话当年	刘国兴 (232)
张家口妓院轶闻录	申玉光 (248)
目睹昆明私娼之怪现象	张发忠 (256)
藏污纳垢的旧开封妓院	段荣轩 (269)
话说桂林“特察里”	谢凤年 (27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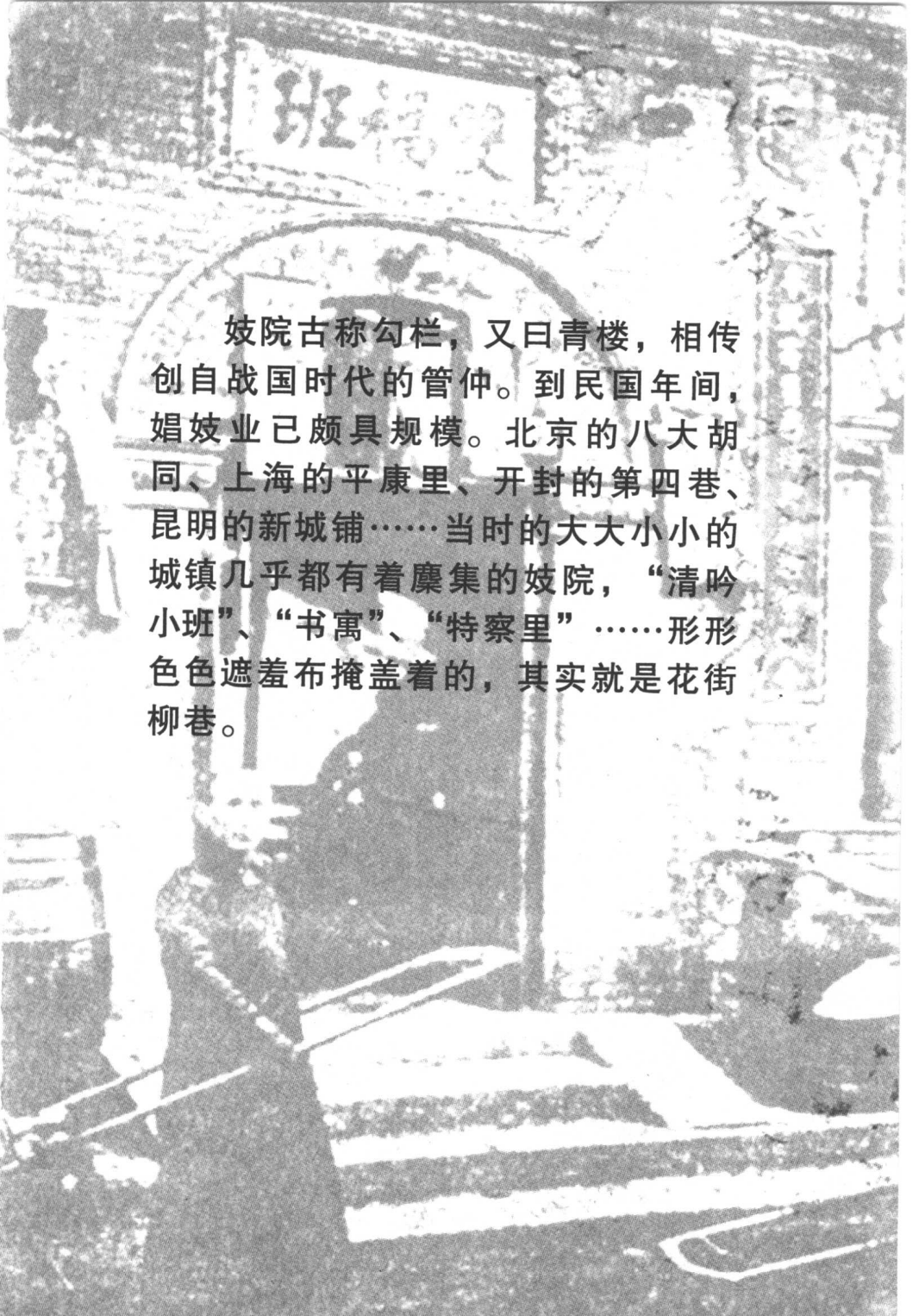
勾栏妓馆从来就是藏污纳垢之地，是为社会之毒瘤。对嫖客，“缚马桩”、“捉大头”、“放鸽子”，花样多多，极尽腐蚀、榨财；对妓女，“打猫不打身”、“上大啃”，摧残种种，骇人听闻，甚至无事也“祭鞭”。黑帮、官府如蝇逐臭，要钱要色，丑闻不断。道德沦丧，性病蔓延。其糜烂社会，为祸民生，亦可谓甚矣！

旧常熟“风化区”丑闻	汪青萍 (29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旧时北方都市妓院亲历记	王 白 (300)
昔日北京妓院罪恶见闻	陶广仁 (313)
凄惨的旧汉口娼妓	陆澜观 贺鸿海 (319)
古汴娼妓血泪录	陈雨门 (334)
陷阱重重的昆明娼妓业	叶崇基 赵宗朴 (353)
诱人堕落的害人坑	沅 伯 白 亮 (368)
老鸨的罪行	鲍自安 (378)
恶霸龟头任理堂残害妓女的罪行	崔伯光 (381)

良家妇女一旦堕入娼门，便万劫不覆。表面上珠香玉笑、朝欢暮乐的妓女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伤心的血泪史。她们地位低下，没有正常人的生活，没有选择的权利。老鸨能出绝招使妓女不来月经，三期梅毒也接客，曾有妓女一日之内接客百名之众。一旦妓女年老色衰或染上性病，常常被老鸨一脚踢出门外，饿死路旁。即便是名妓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，能得善终者不过万一。

妓女生涯二十年	焦月岩 (389)
成都的扬州妓女	秀 清 (396)
一个妓女眼中的窑子胡同	魏长海 (427)
恨忆当年	康素珍 (433)
卖身人的遭遇	刘成云 (451)
妓女泪	程惠茵 (457)
斑斑血泪妓女恨	李季安 (462)
往事不堪回首	姜红喜 (467)
重庆名妓姬三姐	蒋治清 (477)



妓院古称勾栏，又曰青楼，相传创自战国时代的管仲。到民国年间，娼妓业已颇具规模。北京的八大胡同、上海的平康里、开封的第四巷、昆明的新城铺……当时的大大小的城镇几乎都有着麋集的妓院，“清吟小班”、“书寓”、“特察里”……形形色色遮羞布掩盖着的，其实就是花街柳巷。

旧北京的八大胡同

阿 南

从八大胡同说起

摧残人性的娼妓制度，是生长在旧中国肌体上的一个毒瘤。自明清以来，北京的妓院明暗杂陈，延绵不断。清光绪庚子年以后，京师警察厅将内城妓院迁至城外，给照收捐，准其公开营业。当时经官方许可的妓院共有 373 家，计有：头等的（小班，原名“堂”，又叫大地方）78 家；二等的（茶室，原叫中地方）100 家；三等的（下处）172 家；四等的（原叫小地方）23 家。其中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在前门外的八条胡同，故称为“八大胡同”。计有：王广福斜街（今棕树斜街）、陕西巷、皮条营（今东、西壁营胡同）、韩家潭、石头胡同、胭脂胡同、百顺胡同和纱帽胡同（今大力胡同）。“八大胡同”有好几个说法，比较普遍的是这个说法。

北京妓院在民国之初参众两院开会之时兴盛了一阵子。辛亥革命，清帝退位，一批新上台的权贵们志得意满，恣意享乐，八大胡同的妓院成为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。同时，参众两院不公开的派系斗争、保皇派复辟帝制的幕后活动，也多在妓院进行。当时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，鼓吹帝制的

筹安会头面人物以及各省督军等军政人员，都是八大胡同妓院的常客。当时有所谓“两院一堂”之说，说明当时涉足“花界”者很多是社会名流。

后来，妓院在八大胡同附近又有了相当的发展，社会上曾流行过“王蔡朱百柳，石广火燕纱”的说法，总括了前门外十条妓院集中的胡同。“王”即王皮胡同，“蔡”指蔡家胡同，“朱”是朱家胡同，“百”是百顺胡同，“柳”系谐音，指留守卫（今并入朱家胡同），“石”是石头胡同，“广”指王广福斜街，“火”指火神庙夹道（今青风夹道），“燕”是燕家胡同，“纱”指纱帽胡同。这个所谓的“十条”，虽不如八大胡同出名，却也成了妓院的代称。20年代到40年代，在北京各路口雇人力车的，只要一说“拉我到十条”，车夫即知是去前门外八大胡同妓院的。

20年代末、30年代初，由于国都南迁，北京妓院的营业很不景气。据1935年的统计，一等小班由78家减为19家，二等茶室由100家减至24家，二者均减少了3/4。三等下处由172家减为119家，减少了3/10。惟有四等由23家增至48家，增加了一倍多。

日军侵华时期，全国广大地区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。在战乱和灾荒的重迫下，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骗，落入烟花，北京的妓院户数略有增加。至1942年，全市共有一、二、三等妓院263家，妓女2597人。当时的嫖客除了汉奸权贵以外，还有相当数量发国难财的投机倒把商人，妓院成了他们交际应酬的场所。

截至1949年北平解放时，全市尚有一、二、三等妓院237家，妓女1268人。

妓院的等级

一等妓院称为小班，小班前又冠以“清吟”二字。所谓清吟小班，因其妓女大都隶籍苏州、扬州或杭州，一度叫过南班。南班的养家对买来的妓女从小即教其练习笙管丝弦或书画，所以苏扬妓女多善苏州民歌及民乐，杭州妓女除善民乐外，有的还会水墨丹青、书法或略谙诗词。三四十年代，一等小班的妓女中善琴棋书画者已很少见了。

民元后相继出现了北班，其中妓女多来自北方省市，如天津、保定及山西等地。初期南班的比北班略占优势，以后由于妓女来源等原因，南北班逐渐合为一体。从此即无南班北班之分了。

一等小班的院落多为整齐的四合院，有两进、三进或带小跨院的，也有少数是中式楼房。小班院门的特点是大门上端有乳白色电灯数盏，灯上有红漆书写的本班字号。门框左右各挂一块长方形铜牌，用黑漆在上端横着写有“一等”二字，下面是竖写“清吟小班”四字。上门坎还挂有红绿彩绸，垂向两边。早期有的在门口的灯上或在大门旁挂的大铜牌上书刻本院妓女花名。在电灯未问世时，门旁两垛悬挂方形铜饰件镂空玻璃油灯各一个，中间用红漆书以字号名称，上端书有“清吟小班”字样。

小班妓女的居室多为三至五间，两明一暗或三明两暗，占房多寡按其声名而定，个别名妓有独占一所跨院的（5间房以上）。居室内的陈设也较华丽，设有长条餐桌、方（牌）桌、梳妆台、靠背椅、坐钟、挂钟、铜床（或铁木床）、绣

花幔帐、丝缎衾枕、衣架、盆架、茶具等。室内多悬挂妓女本人大幅着色照片，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及书画挂屏等。

小班的妓女一般都有贴身女佣（老妈子），但除名妓外，一个女佣要侍候几个妓女。小班的伙计（又名“站院子的”或“茶壶”）穿着干净，待客一副笑脸。

二等妓院叫茶室，大门口设施与头等小班基本相同，但规模和点缀稍逊。没有红绿彩绸，妓女的房间一般为两三间，陈设也比小班稍差。但茶室与小班的主要区别在于妓女本身，如年龄、姿色、身材、装饰等。

如果妓女年事已大，就会被老鸨从原来所在的妓院赶到下一等妓院中去。一等小班的妓女就要转入二等茶室，再老则沦入三四等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人老珠黄不值钱”。

三等下处较二等茶室为简陋，妓女所占房间一般为一大间或两小间（没隔断）。三等下处之间互相也不一样，以柳树井（今珠市口大街）为界，街北的装饰入时，生意多些；街南的地势低洼，房屋矮小，室内有床或砖炕，茶具桌椅也较普通，生意少。三等下处除城南以外，朝阳门东森里也有十数家。

四等又叫土娼，除分布在四圣庙（今四圣胡同）、花枝胡同、莲花河（今荣光胡同）、小观胡同（今西兴隆街好景胡同）外，尚有崇外黄花苑（今磁器口内新生巷）、宣外培乐园、西直门外黄土坑等。这些地方房屋陈设更加简陋，妓女衣着平常，有的容颜衰老。涉足者全是底层劳动者。

喝人血的妓院老板和领家

开设妓院的老板大多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，他们心狠手毒，与管界地面上的军警宪特有特殊关系。他们交结人口贩子，买卖良家妇女。

领家，也叫领家娘（又称鸨母、大了），多出身于人口贩子。贩卖人口获利后，转而开设妓院。妓女多是买来的幼女。有的领家娘是混世半生的老妓，她们生活糜烂，乐于此道，以开设妓院为业。

老板与领家在开妓院前即长期姘居，老板是领家的靠山，管对外应酬和周旋，所以又称为“叉杆儿”。领家则管妓院里的事。也有少数伙计长期与鸨母相处，鸨母将其作为自己的“叉杆儿”，地面有事则由“叉杆儿”出面。

妓女的悲惨遭遇

妓院中的妓女，不论其在小班、茶室，还是在三等四等，都是受压迫的。虽然小班和茶室生活待遇高一些，但由原来的良家妇女陷入娼门遭受蹂躏，在这方面妓女所受的压迫是一致的。至于三等以下的妓院中的妓女，遭受老板、领家的虐待就更多了。

堕入娼门

妓女绝大多数为穷人家女儿。在旧社会，农村贫苦农

民，常为生活所迫，卖儿卖女。遇到荒年或战乱，背井离乡，逃荒逃难，卖儿卖女的事就更多了。做父母的不忍眼看自己的孩子饿死，便给孩子插上草标在路边或集市出卖。人口贩子趁机连哄带骗，以很少的钱把孩子拐买走了。随后他们又将买来的孩子高价卖出。幼童多卖与大户作侍童、家奴，幼女有的卖给大宅门作使女，有的则卖给了妓院。

幼女被卖给妓院老板或鸨母后，天天起早睡晚，要干很多杂活：生火、烧水、沏茶、做饭、洗衣、拆被、刷洗痰桶马桶、侍候牌局等等。稍有不顺老板、鸨母之意，轻则挨骂，重则挨打挨拧；更有甚者，老板娘用烟杆子狠刺其皮肉。在这期间，老板若看上了其中某人，不论幼女怎样反抗都难逃老板的魔掌。

被迫卖身

幼女熬到接客年龄时，领家娘则变换了一副虚伪的面孔，教她们如何接客。有的幼女在老板娘的威逼下，听天由命，挂牌接客。有的执意不从则遭到老板和领家娘极端残忍的毒打，直至其应允为止。老板和领家娘把妓女当作他们的摇钱树，妓院只供妓女衣、食、住，有时给些微薄的零用钱（妓女的零用钱多由嫖客在茶资外或夜度资外付与），而妓女接客的全部收入均为老板领家所得。

为了从妓女身上多捞钱，老板和领家定了很多行规。

“卖清信” 有些一等小班中的妓女，有清信与浑信之分。所谓清信，即是指处女。清信出入必有女佣相随，鸨母看守甚严，甚至不轻易“应条子”（即外出陪客）。但遇到嫖

客中的豪门子弟、巨商富贾看中这个清倌后，老板领家则以清倌为钓饵，从他们身上捞钱。这种人除了经常给清倌买衣料、皮货、珠宝、钻翠等物外，还得花钱买动领家、女佣、伙计等人。等嫖客的钱花到一定程度时，老板、领家即开出几百元的价格，把清倌卖身与他。

“住局” 嫖客在妓院过夜，叫“住局”。在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，嫖客必须与妓女结识一段时间后（妓院等级越高，时间越长），方可住局。也就是说，嫖客必须付够了茶资（又叫开盘儿钱），方能住局。

“上车”与“下车” 每年的春节、端午、中秋三节，嫖客都要去妓院给相识的妓女捧场，三节前称“上车”，三节后称“下车”。其费用要比平时的茶资加倍付给。有的嫖客为了捧妓女上下车，就在节日期间请朋友来妓院打牌（麻雀牌），将抽得的头儿付与妓院、妓女和伙计。这类活动对嫖客来讲是“耗资买脸”，老板则借此机会，又捞一笔钱。

“叫条子”与“应条子” 民初至二三十年代，一等小班有“叫条子”，即嫖客在饭庄宴客，点名叫某某妓院某某妓女来饭庄陪酒，由饭庄伙计持一红纸帖到妓院传唤妓女，所以叫做“叫条子”。如席间有10人，则至少有五六个妓女前来“应条子”。民初时叫条子的费用为大洋6元，车资5角，实际所付只多不少。

“挂牌”与“喊牌” 妓院有一间老板及领家娘的休息室。室内备有一块水牌（木质漆以桐油，画上红线格），与各行商户水牌相同。红线格内写着本院妓女花名。另有花名小竹牌或小木牌，记载接客次数，以便结算当日收入。如某妓女当晚留有住客，即将该妓女花名牌挂在水牌花名格下；

如嫖客带领妓女外出，即将该妓女花名牌挂在外出格内。嫖客携妓出院要征得老板同意，事先支付费用，由伙计高喊“××姑娘屋××爷赏盘儿钱××块（元）”，8元可喊成100元。这种喊牌，一半是喊给院中其他嫖客听的；一半是喊给其他妓女听的。

“赶早”与“开铺” 三等以下的妓院，特别是柳树井街南莲花河、四圣庙、黄花苑等处，除夜间接客外，每天清早和下午均接客。清早的称为“赶早”，费用为住局的一半或2/3。下午的称为“开铺”。由此可见，低等妓院的妓女被残忍地蹂躏到何等地步。有些妓女偶尔得罪了嫖客，嫖客少了，就会遭到老板鸨母的白眼，甚至挨打挨骂。鸨母为了惩罚她们，将院内所有拆洗等苦活儿都派给她们干，有时数九寒天还让她们在院子里用冷水洗床单被褥，手足冻裂也没人管，形同奴役。更有甚者，鸨母还指定接不到客的妓女为伙计陪宿。这种情况亦多发生在三等下处。

妓女检治所

由于妓院的公开设立，性病流行。当局为了全市在院妓女的性病预防和治疗，成立了北京妓女检治所，地点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路北。该所对前门外以西一、二、三等和莲花河、四圣庙、黄花苑三等下处的在册妓女制定了分批、分期检查制度，对染病轻微者，规定按时服药；对病重者，则发给妓院一张禁止留客的通知，由妓院贴在妓女室内门后墙壁上，告诉嫖客不要到那里去“住局”或“开铺”。但老板通过行贿送礼，检治所可以免发禁止留客的通知。在娼妓